



□ 朱国飞

水乡周庄

苏州古老的水巷、小桥、园林早已被钢铁水泥塑造起来的现代化大厦包裹起来了，且被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些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的网师园、沧浪亭、拙政园的神韵呢，都被这车水马龙喧嚣时尚的潮流吞没了？苏州你的古典遗风丢失在哪里了呢？当我受朋友之邀去游玩周庄时，被混淆了的视线才找到一丝回归的慰藉。

周庄四面都是河，在朦胧细雨里似一艘驶入港汊的船，一艘堆满了旧货物的乌篷船，在细雨里憩着，摇着，在纵横交错的铺满了细细碎碎银子的河道里卧着，看不清哪是船头哪是船尾。那是古时苏州城外张继的船吗？轻渺的细雨里能静心聆听古刹的钟声吗？扑面而来的盈盈水味，给人遐想。一群水鸟远远地逐水而翔，在我的视线里慢慢放大，放大到触手可及时，周庄才显出其真实的身影。我是乘车慢慢趟进周庄的。时已傍晚，细雨已驻，余晖笼罩着周庄。街街巷巷在昏黄的光线里沉寂着，店铺的门楣上正燃亮红色灯笼，在日光火光交错里周庄是那样老态龙钟，旧式的二层砖楼的影子倒映于水巷河道中，竟然朦胧一片。哦，周庄是一艘陈旧不堪的破船，盛载着旧时水乡的记忆。朋友先到。已匆匆步入旧街观光去了，我坐于贞丰街东一家小旅店的客堂屋里等他。这客堂屋里摆着古典红木家具，墙上贴着《水墨周庄》，更使人染满对周庄的厚爱憧憬。屋门外，不断有游人走过。朋友终于从黄昏的光线里晃进来，头一句话就是：

看过了，你快去看吧！

当我步入这曲曲弯弯的贞丰街，走在两人并肩宽的青石板路上，看到一间挨排一间的木板门的旧式店铺，心里涌动起莫名的忧思。儿时的淡忘旧事怅惘若揭般在眼前翻飞，竟有点挥之不去：在破旧的门扉前，母亲在故乡的小街上卖盐，青石板街路上摊摆着四五只大小盐缸，母亲额头上沁出的细汗一滴一滴浇落在盐缸里，隔壁阿叔挑着两桶河水嘴里哼着唧唧唧唧的曲子蹒跚而来。几艘木帆船正从西河里顺风而过，灰白的布帆缀满细纹，老船工坐在船尾也高吭地哼唱河魂曲，清贫的小街平添一份鲜活活的生气。这周庄，一间间老式店铺内亦呈现着一幅幅旧时的老照片：一个白发老婆婆坐在一间破塌的旧屋里，一部手摇式纺纱机随意地摆在她的旧床前，老婆婆坐在旧床上木呆呆望着门外，望着我及路过的游人。隔壁是一家加工家具的旧木行，一部旧刨床旁边站着一位白衣少女，她那时髦的扮相与落于店堂内的刨花形成对比，又让人发生联想，想入非非。紧挨着一间一间花样繁多的店铺，都令人勾起旧时的记忆。这一段街路，也许是周庄的精髓所在。当然，落入我眼帘的，还有纵横交错的河道、河上的石拱桥及吱吱扭扭仍在暮色里划游的小船。周庄的街街巷巷都建在这河道间，水巷水色灯笼屋宇的倒影涂抹成恋旧思古的《水墨周庄》。画家陈逸飞的《双桥》亦属此景，但有点夸张。真景是很朴素随意的，不

如艺术的创意之美。

沈园是周庄一块招牌。明朝富商沈万山划着小船从这水巷深处飘流出去，又将满船的财富运载回来，从沈家码头捐进沈园。载着游客的小船一艘一艘从沈家码头划过，码头长廊檐角上的灯笼在游客的眼睛里红光闪闪，富气十足。江南的富裕是商人们用铜钱银子堆积起来的吗？这形似乌篷船的水乡小镇装着金山银山哩。我将数码相机对准这曾沾满富气的码头按下快门。破旧的码头仍红光烁烁，遗印着旧时的繁华。

雾气又重叠着罩着周庄，暮色里河港倒映了古街，小巧的石拱桥凸现出身姿，仿佛周庄之骨架，支撑起这艘古船苍老的躯干。我返回贞丰街

我多想留在那里不再出来。

梦是往事的好管家，她把所有在生活中丢失的，都原封不动地收藏在她的储藏室里，甚至用擦铜油把往事的细节擦得熠熠生辉。

温暖的梦是妈妈晒得喷香的棉被，睡进去，鼻端会浮着一股太阳淡淡的奶油香。阳光让眼睛在闭着的时候感受到红色的热情，有绿色的草叶不时飘舞。金星在闪烁。五色的气球被童趣放飞。我的灵魂升起来，像孩子仰望中的风筝。

梦是黑夜的灯笼，提在寻找者的手上。

飞翔是一种姿势，崩溃是一种状态。恐惧的皮影戏，在墙上放大着效果。

谁在梦里跋山涉水，千里风尘关山飞渡？

谁在梦里发出一次次被枪口顶着脑门的颤抖？

谁在梦中笑声酣畅，摆着权力的豪宴？

谁在梦中与伊人双宿双飞，化为一对蹁跹的

小旅馆，朋友邀请我去双桥对面的酒楼吃万山蹄。席间，隐隐约约听到钟鸣之乐。朋友说那是镇东头的南湖园寺庙里的晚祷钟声。雾气水色钟声桥影小船陋街万山蹄豆腐脑红油绸灯笼水墨画及古戏台的歌声在我的感触里时隐时现，周庄远离喧嚣的城市独居乡间甚清高，却又太破旧太遥远令人伤感令人沉郁使人叹息。我们适应了现代文明给予我们的幸福，对往昔的怀旧只可停留在远视与观赏性的层面上，真正触及，带来的忧郁竟有如被蛇咬的痛觉。

哦，细雨中沉睡数百年上千年的古镇周庄，我读懂你的历史，却读不懂你的现实。

蝴蝶？

于我，我只是在梦中回到少年，坐在故乡的田埂上，在高高的天空中，写着春天的雁字。

我只是在三月的月夜，看着凋谢的蔷薇花瓣，酸痛着怜惜的鼻翼。高墙下的徘徊者，阴郁着。侯门一入深似海的惆怅与对自己的恹叹。或者一人远去，以独自远行的背影，诉说着孤傲者的创伤。

梦，在我那里，像秋天西风里，在北方寂寥的天空中，撑张着枝枝柯柯的大树。

树虽高大，包围树的寂寥，更辽阔。

有一种小提琴声，是从心野上远飘而过的若有若无的忧伤。

有一种午夜的航行灯，是于仲夏的虫鸣声中照出幽暗的河塘与苇叶的绿意的萤火虫的梦游。

我是长着一对银翅的天使，栖在你的窗棂上，等待合适的角度，与月光一起滑翔，翔入你长长的睫毛密合着的梦境。

